



The Mystic Masseur

通灵的按摩师

〔英〕V.S.奈保尔 著

吴正 译

特立尼达已经有太多太多的按摩师
他们只好互相按摩



南海出版公司

通灵的按摩师

〔英〕 V.S.奈保尔 著

吴正 译



The Mystic Masseuse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通灵的按摩师/[英]奈保尔著;吴正译. —海口:
南海出版公司, 2013.9
ISBN 978-7-5442-5723-7

I. ①通… II. ①奈…②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
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第058691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1-037

THE MYSTIC MASSEUR
Copyright©1957, V.S. Naipaul
All rights reserved.

通灵的按摩师

[英] V.S. 奈保尔 著
吴正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黄宁群
特邀编辑 徐 莹
装帧设计 韩 笑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印 张 8
字 数 173千
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
印 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5723-7
定 价 35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**V. S.
Naipaul**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www.readinglife.com
出 品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以此书纪念我的父亲
并献给高登·沃尔福德

通灵的按摩师

此书中所有人物、机构和事件均为虚构。这一声明十分必要，因为该地的政治家们虽称特立尼达为国家，但它其实不过是个小岛，面积比不上兰开夏郡，人口数还略逊于诺丁汉。在这部小说里，关于该岛的地理状况并不准确。历史年代不得被提及，但与任何一届政府无涉。第十二章中描述的罢工完全没有事实基础。

目 录

- 一 艰难谋生的按摩师 /1
- 二 学生和老师 /10
- 三 莉拉 /20
- 四 与莱姆罗甘反目 /40
- 五 考验 /65
- 六 第一本书 /90
- 七 通灵的按摩师 /116
- 八 与莱姆罗甘进一步交恶 /145
- 九 传媒大亨 /171
- 十 击败纳拉亚 /197
- 十一 上院议员 /213
- 十二 从上院议员到帝国勋章获得者 /227
- 尾声 I2.57 次列车上的政治家 /239

一 艰难谋生的按摩师

他在南加勒比海地区出名且受人尊重，那是后来的事情。他成为人民的英雄，还当上了成功湖地区的英国政府代表。可我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，他只不过是一个艰难谋生的按摩师。在当时的特立尼达，按摩师可以说是多如牛毛。

那时候，战争刚刚开始，我还在上学。有一次被同学硬拽去踢足球，结果第一场比赛就踢伤了脚，躺了几个星期才好。

我妈从没带我去看过医生，因为她压根儿就不信任他们。那个时候，人们宁愿相信没有正规行医资格的按摩师或者私人牙医。所以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。

“我知道特立尼达的医生们都是些什么货色，”我妈过去总这么说，“早饭还没来得及吃，两三个人可能已经死在他们手里，但他们还像没事人一样。”

其实，事实并没有听上去那么吓人：在特立尼达，早饭指的就是中午那一餐。

我的脚又肿又胀，而且越来越疼。“那该怎么办？”我问。

“怎么办？”我妈说，“怎么办？再给你的伤脚一点时间喽，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。”

“我知道会怎么样！我这只该死的脚就要保不住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特立尼达的医生有多喜欢把黑人的脚截掉。”

我妈这才开始有点担心了。那天晚上，她弄来一堆泥浆糊在我的脚上。

两天后她说：“看起来有点严重了。现在只有格涅沙能够救你了，孩子。”

“这个格涅沙是什么家伙？”

后来，很多人都问过同样的问题。

“这个格涅沙是什么家伙？”我妈模仿我的口气说，“什么家伙？看看现在的学校都是怎么教孩子的。你的脚伤了，你还用这种口气说话，好像你是他爸爸。人家的年龄足够做你爸爸了。”

我问：“他是干吗的？”

“噢，他能妙手回春。”

她说这话的时候，带着颇为敬畏的语气。我觉得她不愿意多谈论格涅沙，好像他的医术极为神圣。

到格涅沙那里很远，要坐两个多小时的车。他住的地方叫泉水村，离王子镇不远。泉水村真是个奇怪的地名。那里不要说是泉水，连河水的影子都看不到。周围数英里都是平地，连棵树也没有，异常炎热。去的路上经过绵延数十英里的甘蔗林，然后突然就到了林子的尽头，进入泉水村——一个破败的小村庄，十来间茅舍分布在一条狭窄的、凹凸不平的路两旁。车在一个叫毕哈利的铺子门口停

了下来。我们看到一幢木头房子，外墙上黑漆漆的涂料已经斑驳，屋顶的瓦楞铁皮生了锈。店门口张贴的小告示上写着“授权可销售酒精饮料”。可以看得出，坐在柜台前面高凳上的店主因此有点自命不凡。他的鼻尖上架着一副眼镜，手伸得远远的，正在阅读一份《特立尼达哨兵报》。

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向他打了声招呼：“嗨！”

缓缓放下的报纸后面露出一张脸来。“我是毕哈利。”他从高凳上滑下来，抚摸着微微凸起的肚腩，“你们是来找先生的吧？”

“不。我们大老远从首都西班牙港开过来是为了看风景。”出租车司机耍起了贫嘴。

毕哈利先生显然没料到会受到如此揶揄，便不再摸他的肚子，而是把上衣塞进卡其布裤子里。一个大块头女人从柜台后面走出来，刚巧看到我们。她掀起面纱。

“他们要问路。”毕哈利边说边走回柜台后面。

于是那个女人大声问：“你们要找谁？”

“我们是来找先生的。”

“再往里面开一点，”那女人回答，“很好找。院子里有棵芒果树的就是。”

她说得一点也没错。那幢房子的确很好找。因为那是村里唯一一个种了树的院子，房子看起来也要比其他人家的好些。

司机在屋前摁了摁喇叭。一个年轻的女人从屋后走出来，虽然骨架大了点，但她其实非常瘦，嘴里发着“嘘——嘘——”的声音，正拿着一把扫帚赶院子里的鸡鸭。她打量了我们好一会儿，才开口嚷嚷道：“当家的？哎，人呢？”

她又仔细看了我们一眼，然后拉下面纱遮住脸。

“喂，没听到我在叫你吗？当家的，喂！”

有人朗声应道：“好了，听到啦。”

司机熄灭了引擎，我们听到屋子里传来一阵响动。

一个年轻男人走出屋子，站在窄小的门廊下。他穿着普通，不过是裤子和背心，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神圣的地方，我还以为这个先生会扎着腰布，穿着印度长衫，裹着头巾呢。但他一手攥着一本厚厚的书，这点让我颇感安慰；阳光很强烈，于是他将另一只空着的手举过眼睛以便看清访客。看清之后，他立即跑下那几级木台阶，穿过院子来到母亲面前：“很高兴见到你。最近一切都还好吧？”

那个出租车司机多少有些好奇，不过他还是扭头看着从黑色的路面上升腾起来的热浪，嘴里嚼着一根火柴棍。

格涅沙终于看到车里还坐着我。“噢，噢，这孩子到底是怎么了？”他的声调听上去很是同情。

我妈下车，牵了牵裙子。“你是不知道现在的孩子有多难管教啊，瞧瞧他……”

他们三个，格涅沙、我妈和出租车司机，都把目光落在了我身上。

“你们干吗这么盯着我看？难道我杀人了还是怎么了？”

“看看这个孩子，就他这样子，能玩那些野蛮的游戏吗？”我妈说。

格涅沙和出租车司机摇了摇头。

“唉，看看这个讨人嫌的家伙，有一天回到家变得一瘸一拐的。我说，‘孩子，你的脚怎么搞的？’他还做出一副男子汉大丈夫的

派头回答我说，‘踢足球踢的。’我说，‘怕是踢傻了吧。’”

格涅沙对出租车司机说：“帮我把这个孩子弄到屋里去吧。”

他们抱我进去的时候，我注意到前院被修整过，显然有人曾试图把这个土石飞扬的地方摆弄成一个小花园，但现在只剩下攀爬在篱笆上的一些植物和几株木槿花的树杆了。

看来格涅沙是这个村里唯一的骄傲。他的眼睛又深又黑，肤色暗黄，有点手无缚鸡之力的感觉。

走进格涅沙的房子，才让人真正大吃一惊。我们刚一进门，我妈就朝我眨了眨眼睛，示意我不要表现得太大惊小怪，但我注意到出租车司机无法掩饰地露出惊呆了的表情。屋子里这儿那儿全是书。书，到处是书。桌上高高地摞着，角落里一垛垛地堆着，地板上也散落得到处皆是。我从来没有在一间屋子里看到过如此多的书。

“这间屋子里究竟有多少本书啊，先生？”我问。

“我从来没数过。”格涅沙说。“莉拉！”他喊道。

话音刚落，拿着扫帚的女人便出现在我们眼前，速度之快让我感觉她一直就在边上等着他的招呼。

“莉拉，”格涅沙说，“这孩子想知道屋里有多少本书。”

“让我想想，”莉拉把扫帚插在腰带上，扳起左手手指计算起来，“四百本人人文库的，两百本企鹅出版社的，这就是六百本。六百本，还有一百本读者图书馆的，就是七百本。如果再算上其他的书，我想这里大概有一千五百本左右吧。”

出租车司机吹了声口哨，格涅沙的嘴角扬起了微笑。

“先生，它们都是你的吗？”我问。

“它们是我唯一的罪过，”格涅沙说，“唯一的罪过啊！我不抽

烟，不喝酒，但必须读书。还有，告诉你，我每个星期都要去圣费尔南多^①买书。莉拉，上个星期我在那里买了多少本？”

“只有三本，先生，”她说，“但都是大书，很大很大的书。摞起来有六七英寸那么厚呢。”

“七英寸。”格涅沙肯定地说。

“是的，七英寸。”莉拉附和道。

我猜莉拉应该是格涅沙的老婆，因为她接着便语带讥讽地说：“他也会这个了。不知道劝过多少回，叫他不要老是读书。但他就是本性难改，从早到晚，就知道读书。”

格涅沙发出一阵短促的笑声，随即示意司机和莉拉可以离开房间了。他在地板上铺了一条毯子，让我躺在上面，然后开始上上下下地检查我的腿。我妈站在角落里看着。时不时地，格涅沙会碰碰我的伤脚，我因为疼痛难忍而发出呻吟，他便若有所思地哦一声。

我努力不去想格涅沙在我脚上来回捣鼓的手，而是把注意力放到墙上，那里挂着很多宗教语录，有印地语的，也有英文的，还有一些印度教的画。我凝神注视着其中一张上画的有四个手臂、端坐在一朵开放的莲花上的神像。

格涅沙检查完毕，站起来说：“大妈，这孩子什么事都没有，好好的。很多来找我的人这样，其实没有什么问题。要我说，这个孩子就是心里有点不痛快，其他都很好。这个我没法治。”

然后，他对着躺在地板上的我吟诵了两句印度诗。如果我有先

^①特立尼达主要的商业贸易城市之一。

见之明，就应该好好注意他当时吟诵了什么，因为我相信他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开始慢慢走上半人半神的通灵道路的。

我妈过来低头看着我，略显迟疑地问格涅沙：“你肯定这孩子没有问题吗？我觉得他的脚伤得很重啊。”

格涅沙回答：“不用担心。我会给你一点药，保准让这孩子的脚几天之内就好起来。药是我自己调制的，一天服三次。”

“饭前还是饭后？”我妈问。

“绝不可饭后服用。”格涅沙正色道。

我妈满意了。

“你也可以把药拌一点在孩子的饭里，那样说不定效果会更好。”

看到格涅沙有那么多书，我开始有点相信他了，也愿意吃他调制的药。后来，他还给我母亲一本小书，说：“这是送给你的，拿着吧。写这本书，再加上印刷，可花了我不少钱。”这让我更加仰慕他了。

“先生，这书真的是你写的吗？”我问。

他微笑点头。

回去的车上，我对母亲说：“妈妈，你知道吗，我真希望能把先生房间里的书都读一遍。”

当两个星期后，我妈说出下面一番话来的时候，真是让人既受伤，又吃惊。“你看看，我本来打算不监督你，让你自己好起来。如果我们去格涅沙那里的时候，你心诚一点的话，现在你应该已经活蹦乱跳的了。”

最终，我还是不得不去了文森特街的一个医生那里。那个医生

只看了一眼我的脚，就说：“是化脓了，要把脓头切掉。”他收了十美元。



我一直没有读格涅沙的小册子——《关于印度教的 101 组问答》。虽然我要一天三次服用他配的难吃到极点的药（我拒绝把药拌在饭里面），对他本人我倒并不怎么反感。相反，对这个把自己藏在一千五百多本书里、住在一个闷热又无聊的小村庄里的瘦小的按摩师，我充满了好奇。

“特立尼达到处都是怪人啊。”我说。

“你要高兴可以这样说，”我妈回道，“但格涅沙可不是你想的那种怪人。要是搁在印度，他准是个圣人。总有一天，你会为认识格涅沙而感到自豪。现在，可以闭上你的嘴了，让我帮你把脚包起来。”

差不多一年之后的某一天，《特立尼达哨兵报》的第三版刊登了一则广告。广告上有格涅沙的头像，下面写着：

有兴趣的人士，欢迎你们致信泉水村，免费索取内容详尽的图册。

我想这则广告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，也不会真有多少人写信去索书。这类广告看得多了，想必没几个人会注意。没有人能预见到这则广告的深远意义。直到后来，格涅沙获取了他应得的声名和财